

卷下·书论（附：科）

《难经》论

《难经》，非经也。以经文之难解者，设为问难以明之，故曰《难经》。言以经文以难而释之也。是书之旨，盖欲推本经旨，发挥至道，剖晰疑义，垂示后学，真读《内经》之津梁也。但其中亦有未尽善者，其问答之词，有即引经文以释之者。经文本目明显，引之或反遗其要，以至经语反晦，或则无所发明，或则与《内经》相背，或则以此误彼，此其所短也。内中有自出机杼，发挥妙道，未尝见于《内经》，而实能显《内经》之奥义，补《内经》之所未发。此盖别有师承，足与《内经》并垂千古。不知创自越人乎？抑上古亦有此书，而越人引以为证乎？自隋唐以来，其书盛着尊崇之者固多，而无能驳正之者。盖业医之辈，读《难经》而识其大义，已为医道中杰出之流，安能更深考《内经》，求箕理同得失乎？古今流传之载籍，凡有舛误，后人无敢议者，比比然也，独《难经》乎哉？余详余所著《难经经释》中。

《伤寒论》论

仲景《伤寒论》，编次者不下数十家，因致聚讼纷纭。此皆不知仲景作书之旨故也。观《伤寒》叙所述，乃为庸医误治而设。所以正治之法，一经不过三四条，余皆救误之法，故其文亦变动不居。读《伤寒论》者，知此书皆设想悬拟之书，则无往不得其义矣。今人必改叔和之次序，或以此条在前，或以此条在后；或以此症因彼症而生；或以此经因彼经而变，互相诟厉。孰知病变万端，传经无定，古人因病以施方，无编方以待病。其原本次序，既已散亡，庶几叔和所定为可信，何则？叔和《序例》云：今搜采仲景旧论，录其症候、诊脉、声色，对病真方有神验者，拟防世急。则此书乃叔和所搜集，而世人辄加辨驳，以为原本不如此，抑思苟无叔和，安有此书？且诸人所编，果能合仲景原文否耶？夫六经现症，有琿有同，后人见《经》一症，杂于阴经之中，以为宜改入《经》之内，不知阴经亦有此症也。人各是其私，反致古人圆机活法，混没不可闻矣。凡读书能得书中之精义要诀，历历分明，则任其颠倒错乱，而我心自能刺会贯通，否则徒以古羽纷更互琿，愈改愈晦矣！

《金匱》论

《金匱要略》乃仲景治杂病之书也。其中缺略处颇多，而上古圣人，以汤液治病之法，惟赖此书之存，乃方书之祖也。其论病皆本于《内经》，而神明变化之。其用药悉本于《神农本草》，而融会贯通之。其方则皆上古圣人历代相传之经方，仲景间有随症加琿之法。其脉法亦皆《内经》及历代相传之真诀。其治病无不精切周到，无一毫游移参错之处，实能洞见本源，审察毫末。故所投必效，如桴鼓之相应，真乃医方之经也！惜其所载诸病，未能全备，未知有残缺与

否？然诸大症之纲领，亦已粗备，后之学人，以其为经而参考推展之，已思过半矣。自此以后之书，皆非古圣相传之真诀，仅自成一派，不可与《金匱》并列也。

《脉经》论

王叔和着《脉经》，分门别类，条分缕晰，其原亦本《内经》，而汉以后之说，一无所遗。

其中旨趣，亦不能殚一，使人有所执持。然其汇簇言，使后世有所考见，亦不可少之作也。愚按：脉之为道，不过验其血气之盛衰，寒热和邪气之流，在何经何脏，与所现之症，参观互考，以究其生克顺逆之理，而后吉凶可凭。所以《内经》、《难经》及仲景之论脉，其立论反若甚疏，而应验如神。若执《脉经》之说，以为某病当见某脉，某脉当得某病，虽《内经》亦间有之，不如是之拘泥繁琐也。试而不验，于是或咎脉之不准，或咎病之非真，或咎方药之不对症，而不知皆非也。盖病有与脉相合者，有与脉不相合者，兼有与脉相反者。

同一脉也，见于此症为宜，见于彼症为不宜。同一症也，见某脉为宜，见某脉为不宜。一病可见数十脉，一脉可现数百症，变动不拘。若泥定一说，则从脉而症不合，从症而脉又不合，反令人彷徨，无所适从。所以古今论脉之家，彼此互诤，是非各别。人持一论，得失相半，总由不知变通之精义，所以愈密而愈疏也。读《脉经》者，知古业谈脉之详密如此，因以考其理同，辨其得失，审其真伪，穷其变通，则自有心得。若欲泥脉以治病，必至全无把握。学人必当先参于《内经》、《难经》及仲景之说而贯通之，则胸中先有定见，后人之论，皆足以广我之见闻，而识力愈真。此读《脉经》之法也。

《千金方》《外台》论

仲景之学，至唐而一变。仲景之治病，其论脏腑经络，病情传变，悉本《内经》。而其所用之方，皆古圣相传之经方，并非私心自造，间有加絃，必有所本。其分繁轻重，皆有法度。

其药悉本于《神农本草》，无一味游移假借之处。非此方不能治此病，非此药不能成此方，粗微深妙，不可思议。药味不过五六品，而功用无不周。此乃天地之化机，圣人之妙用与天地同。不朽者也。《千金方》则不然，其所论病，未尝不根据《内经》，而不无杂以后世臆度之说。其所用方，亦皆采择古方，不无兼取后世偏杂之法。其所用药，未必全本于《神农》，兼取杂方单方，及通治之品。故有一病而立数方，亦有一方而治数病。其药品有多至数十味者，其中对症者固多，不对症者亦不少，故治病亦有效有无效。大抵所重，专在于药，而古圣制方之法不传矣。此医道之一大变也。然其用药之奇，用意之巧，亦自成一派，有不可磨灭之处。至唐·王焘所集《外台》一书，则纂集自汉以来诸方，汇萃成书，而历代之方，于焉大备。但其人本非专家之学，故无所审择，以为指归，乃医方之类书也。然唐以前之方，赖此书以存，其攻亦不可泯。但读之者，苟胸中无成竹，则盖说纷纭，群方淆杂，反茫然失其所据。故读《千金》《外台》者，必精通于《内经》、仲景、本草等书，胸中先有成见，而后取其长而舍其短，则可资我博深

之益。否则反乱人意，而无所适从。嗟乎！（千金）、（外台）且然，况后世偏驳杂乱之书，能不惑人之心志哉？等而下之，更有无稽杜撰之邪书，尤不足道矣。

《活人书》论

宋人之书，能发明《伤寒论》，使人所执持而易晓，大有功于仲景者，《活人书》为第一。

盖《伤寒论》不过随举六经所现之症以施治，有一症而六经皆现者，并有一症而治法迥别者，则读者茫无把握矣。此书以经络病因，传为疑似，条分缕析，而后附以诸方治法，使人一目了然，岂非后学之津梁乎？其书独出机杼，又能全本经文，无一定混入己意，岂非好学深思，述而不作，足以继往开来者乎？后世之述《伤寒论》者，唐宋以来，已有将经文删改移易，不明不贯。至近代前《条辨》、《尚论编》等书，又复倒颠错乱，各逞意见，互相辨驳，总由分症不清，欲其强合，所以日就支离。若能参究此书，则任病情之错综反复，而治法乃归一定，何必聚讼纷纭，致古人之书，愈讲而愈晦也。

《太素脉》论

诊脉以之治病，其血气之盛衰，及风寒暑湿之中人，可验而知也。乃相传有《太素脉》之说，以候人之寿夭穷通，智愚善恶，纤悉皆备。夫脉乃气血之见端，其长而台浓者，为寿之征。其短小而薄弱者，为夭之征。清而有神，为智之征。浊而无神，为愚之征。理或宜然。若善恶已不可知，穷通则与脉何与？然或得寿之脉，而其人或不谨于风寒劳倦，患病而死；得天之脉，而其人爱护调摄，得以永年。又有血气甚清，而神志昏浊者；形质甚浊，而神志清明者。即寿夭智愚，亦不能皆验，况其他乎？又书中更神其说，以为能知某年得某官，某年得财若干，父母何人，子孙何若，则更荒唐矣！天下或有习此术而言多验者，此必别有他术，以推测而幸中，借此以神其说耳。若尽于脉见之，断断无是理也。

妇科论

妇人之疾，与男子无别，惟经期胎产之病不同，并多瘕之疾。其所以多瘕之故，亦以经带胎产之血，易于凝滞，故较之男子为多。故古人名妇科谓之带下，医以其病总属于带下也。主治妇人，必先明冲任之脉。冲脉起于气街，（在毛际鬃旁。）并少阴之经并脐上行，至胸中而散。任脉起于中膻之下，（脐下四寸。）以上毛际，循腹里，上关元。又云；冲任脉皆起于胞中，上循背里，为经脉之海。此皆血之所从生，而胎之所由系。明于冲任之故，则本原洞悉，而后其所生之病，千条万绪，以可知其所从起。更参合古人所用之方，而神明变化之，则每症必有传受，不概治以男子泛用之药，自能所治辄效矣。至于如俗相传之邪，如胎前宜凉，产后宜温等论。夫胎前宜凉，理或有之。若产后宜温，则脱血之后，阴气大伤，孤篳独炽；又瘀血未，结为蕴热，乃反用姜桂等药，我见时医以此杀人无数。观仲景先生于产后之疾，以石膏、[白薇](#)、[竹茹](#)等药

治之，无不神效。或云：产后瘀血，得寒则凝，得热则行，此大谬也。凡瘀血凝结，因热而凝者，得寒降而解；因寒而凝者，得热降而解。如桃仁承气汤，非寒散而何？未闻此汤能凝血也。盖产后瘀血，热结为多。热瘀成块，更益以热，则炼成干血，永无解散之日。其重者阴涸而即死，轻者成坚反宗后人邪说，皆足以害人。诸科皆然，不独妇科也。

痘科论

今天之医法失传者，莫如痘疹。痘之源，藏于脏腑骨髓，而发于天时。所谓本于脏腑骨髓者，凡人受生之初，阴籛二气，交感成形。其始因火而动，则必有渣滓未融之处，伏于脏腑骨髓之中，此痘之本源也。然外无感召，则伏而不出，及天地寒暑阴籛之气，戾日积，与人身之脏腑气血相尖，则其毒随之而越，此发于天时者也。而天时有五端六气之殊，标本胜复之理。气体既禀受不同，感发又随时各别，则治法必能通乎造化之理，而补救之。此至精至微之术也，奈何以寒凉伐之，毒药劫之哉？夫痘之源，不外乎火，固也。然《内经》云：火郁则发之。其遇天时炎热，火甚易发者，清解固宜。若冬春之际，气为寒束，则不起发；发而精血不充，则无浆。浆而精血不继，即不靨。则温散提托补养之法，缺一不可，岂得概用寒凉？至其用蚯蚓、桑虫、生蝎等毒药，为祸尤烈。夫以毒攻毒者，谓毒瓦斯内陷，一时不能托出，则借其力以透发之。此绵危笃之症，千百中不得一者，乃视为常用之药，则无毒者，反益其毒矣。病家因其能知死期，故死而不怨。孰知服彼之药，无有不死，非其识见之高，乃其用药之璣也。故之生死，全赖气血。当清火解毒者，则清火解毒；当培养气血者，则温托滋百不失一矣。呜呼！廖说流传，起于明季，至今尤甚。惟以寒药数品，按日定方，不效则继以毒药，如此而已。夫以至变至微之病，而立至定至粗之法，于是群以为痘科最易，不知杀人亦最多也。

附：种痘说

种痘之法，此仙传也。有九善焉：凡物欲其聚，惟痘不欲其聚，痘未出而强之出，则毒不聚，一也。凡物欲其说，痘欲其少，强之出必少，二也。凡物欲其大，痘欲其小，强之出必小，三也。不感时痘之戾气，四也。择天地温和之日，五也。择小儿无他病之时，六也。其痘苗皆取种出无毒之善种，七也。凡痘必浆成十分而后毒不陷，种痘之浆五分以上即无害，八也。凡痘必十二朝成靨，并有延至一月者，种痘则九朝已回，九也。其有种而死者，深用悔恨。不知种而死者，则自出断无不死之理，不必悔也。至于种出危险之痘，或生痘毒，此则医家不能用药之故。种痘之人更能略知治痘之法，则尤为十全矣。

幼科论

幼科古主谓之哑科，以其不能言，而不知病之所在也。此特其一端耳。幼科之病，如变蒸胎蚕之类，与成人疔者，不可胜举。非若妇人之与男子疔者，只经产数端耳。古人所以另立专科，其说精详明备。自初生以至成童，其病名不帝以百计。其治法立方，种种各别。又妇人之

与男子病相同者，治亦相同。若小儿与之成人，即病相同者，治亦迥异。如伤食之症，反有用巴豆、硼砂。其余诸症，多用金石峻厉之药，特分紫瑯少耳。此古人真传也！后世不敢用，而以草木和平之药治之，往往管延而死。此医者失传之故。至于调摄之法，病家能知之者，千不得一。盖小儿纯稚之体，最宜清凉，今人非太暖，即太饱。而其尤害者，则在于有病之后，而数与之乳。乳之为物，得热则坚韧如棉絮。况儿有病则食乳甚稀，乳久不食，则愈弃满，一与之吮，则迅疾涌出，较平日之下咽更多。前乳未消，新乳复充，填积胃口，化为顽痰，痰火相结，诸脉皆闭而死矣。譬如常人平日食饭几何，当病危之时，其食与平时不殊，安有不死者哉？然囑病家云：乳不可食。则群相诟曰：乳犹水也，食之何害？况儿虚如此，全赖乳养，若复禁乳，则饿死矣。不但不肯信，反将医者诟骂。其余之不当食而食，与当食而反不与之食，种种失宜，不可枚举。医者岂能坐守之，使事事合节耶？况明理之医，能知调养之法者，亦百不得一。故小儿之所以难治者，非尽不能言之故也。

疡科论

疡科之法，全在外治，其手法必有传授。凡辨形察色，以知吉凶；及先后施治，皆有成法。

必读书临证，二者皆到，然后无误。其升降围点，去腐生肌，呼脓止血，膏涂洗熨等方，皆必纯正和平复，屡试屡验者，乃能应手而愈。至于内服之方，护心托毒，化脓长肉，亦有真传，非寻常经方所能奏效也。惟煎方则必视其人之强弱阴偏，而为加减，此则必通于内科之理，全在学问根柢。然又与内科不同。盖煎方之道相同，而其药则有某毒主某药，某证主某方，非此不效，亦另有传授焉。故外科总以传授为主，徒恃学问之宏博无益也。有传授，则较之内科为尤易。惟外科而兼内科之症，或其人本有宿疾，或患外症之时，复感他气，或因外症重毒，内伤脏腑，则不得不兼内科之法治之。此必平日讲于内科之道而通其理，然后能絜全而无失。若不能治其内症，则并外症亦不可救，此则全在学问深博矣。若为外科者不能兼，则当另请名理内科，为之定方。而为外科者，参议于其间，使其药与外症无害，而后斟酌施治，则庶几絜有所益。若其所现内症，本因外症而生，如痛瑯而昏晕，脓欲成而生寒热，毒内陷而胀满，此则内症皆由外症而生，只治其外症，而内症已愈，此必商之内科也。但其道甚微，其方甚盖，亦非浅学人，所能知也。故外科之道，浅言之，则惟记煎方数首，合膏围药几科，已可以自名一家；若深言之，则经络脏腑，气血骨脉之理，及奇病怪疾，千态万状，无不尽识。其方亦无病不全；其珍奇贵重难得之药，亦无所不备。虽遇瑯奇瑯险之症，亦了然无疑。此则较之内科为更难。故外科之等级，高下悬殊，而人之能识其高下者，亦不易也。

祝由科论

祝由之法，《内经》贼风篇，岐伯曰：先巫知百病之胜，先知其病所从生者，可祸而已也。

又移精变气论，岐伯云：古恬淡世，邪不能深入，故可移精祸由而已。今人虚邪贼风，内着五脏骨髓，外伤空窍肌肤，所以小病必甚，大病必死，故祸由不能已也。由此观之，则祸由之

法，亦不过因其病情之所由，而宣意志气，以释疑而解惑。此亦必病之轻者，或有感应之理。若果病机病重，亦不能有效也。古法今已不传，近所传符咒之术，间有小效；而病之大者，全不见功。盖岐伯之时已然，况后世哉？存而不论可也。

兽医论

禽兽之病，由于七情者少，由于风寒饮食者多，故治法较之人为尤易。夫禽兽之脏腑经络，虽与人殊，其受天地之血气，不甚相远，故其用药亦与人大略相同。但其气粗血浊，其所饮食，非人之饮食，则药亦当别有主治，不得尽以治人者治之矣。如牛马之食，则当用消草之药；犬豕之食，则当用消糠豆之药是也。又有专属之品，如猫宜乌药，马宜黄药之类。而其病亦一兽有一兽独患之病，此则另有专方主治。余则与人大段相同。但必剂大而力浓之方，取效为易。其中又有天端时气之不同，变化多端，亦必随证加殊。此理亦广博深奥，与治人之术，不相上下。今则医人之医尚绝传，况兽医乎？